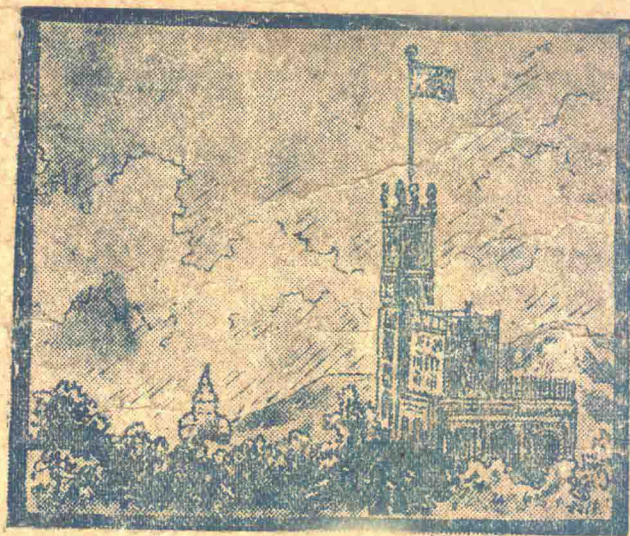


辛亥首義史蹟

何成濬
敬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十日出版

辛亥首義同志會主編

辛亥首義史蹟目錄

史料述評

辛亥首義之起因後果.....	居正
先烈黃克強革命工作之一部.....	何成濬
辛亥革命之回憶.....	萬耀煌
保持革命的眞精神.....	方覺慧
辛亥首義時各省態度.....	本會編輯室
十九之夕.....	李廉方
對於雙十節紀念介紹一文.....	張難先
辛亥武昌首義之幾點.....	張難先
先烈吳祿貞石家莊殉難記.....	孔庚
先烈吳祿貞略史及其遺筆.....	耿伯釗
辛亥武昌起義經過.....	鄧玉麟
辛亥首義之武昌兩日記.....	龔漢初
宋卿先生與北洋軍閥.....	黎劭平
繼續發揚辛亥革命精神.....	徐源泉
我對於本年國慶日的觀感.....	楊玉如
由辛亥起義說到後死者之責任.....	汪世鑒

武昌首義之檢討與策勵	郭寄生
辛亥革命前之社團運動	范騰霄
回憶辛亥武昌首義	喻育之
追述辛亥起義時之所見	毛家麒
辛亥的回憶	邱鴻鈞
辛亥武昌首義之回溯	彭進之
決死團	太會編輯室
武昌首義是僥倖成功嗎	曹振武
辛亥首義史蹟題詞	尹呈輔
紀楚望台拜將台及漢口陣亡將士墓	李春萱
記辛亥革命之學生軍	徐聲鈺
參加第一次武昌國慶紀念之回憶	耿伯釗
談談雙十節	胡干城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國慶特刊獻詞	萬倚吾
辛亥首義之臨時機構	黃元吉
如何紀念辛亥首義	李翊東
鄂軍在賓州舉義經過	馮亞佛
辛亥首義的回顧	徐旨乾
辛亥革命與反帝國主義	婁伯棠

荆襄光復之概況	謝超武
辛亥上海起義	張承燾
勝利後第二雙十節	袁濟安
由礮標起義說到當前的感想	蔡漢卿

首義文告

中華民國軍政府佈告	本會編輯室
中華民國軍政府宣佈滿清罪狀	本會編輯室
中華民國軍政府電告清軍將士	本會編輯室
中華民國軍政府致各國駐漢領事照會	本會編輯室
中華民國軍政府司法部第一號佈告	張知本

先烈傳記

彭楚藩傳	張難先
劉堯激傳	章裕昆
楊宏勝傳	張難先
焦達峯傳	章炳麟
孫武傳	張難先
劉仲文事略	胡漢民
蔣翊武事略	王建中
蔡濟民事略	查光佛
吳醒漢事略	本會編輯室
劉英傳略	本會編輯室
陳宏誥事略	本會編輯室
吳肖韓革命之斷片	陳雲五

潘祖綸傳略	本會編輯室
李亞東事略	李春萱
田桐事略	本會編輯室
楊王鵬事略	章裕昆
牟鴻勳蘇成章紀略	本會編輯室
會廣大事略	本會編輯室

革命文藝

梅川日記序	居正
梅川日記序	熊十力
胡石菴之革命實記	本會編輯室
辛亥武昌革命四次合影題辭	萬耀煌
題漢皋無名英雄墓	楊鴻藻
辛亥首義史蹟題詞	夏斗寅
先烈黃克強遺作	本會編輯室
首義公園內陳友諒墓發見紀實	耿伯釗
田梓琴先生革命圖話中之國旗	本會編輯室
搖清之四友	耿伯釗

本會報告

「十九之夕」之武裝同志	本會編輯室
三十五年雙十節慶祝盛況	本會編輯室
蔣主席慰勞首義同志	本會編輯室
記向海潛之羣英會	卅三十一標代表口述
第二義勇隊	本會編輯室
辛亥首義同志會指導員暨理監事姓名錄	本會編輯室

史料述評

辛亥首義之前因後果

居正

三十五年前，當黑闇腐化的滿清政府統治之下的武漢三鎮，那時會開出了一朵燦爛的革命之花，這一朵花的根蒂堅實，枝葉茂盛，時至今日，猶自鮮豔奪目，五彩繽紛。

由此，我們回想到這一朵燦爛的革命之花，在當初播下種子時，該是如何的辛勤惕厲，險阻備嘗，當其培養灌溉時，又是如何的因應得宜，纔生出後來這一段花果同時的辛亥首義壯舉，事後思維，絕非一件僅有希求而可以倖成之事。

我們把往古今來的中外歷史翻閱一遍，一定可以發見歷史上只有一種方法，可以使人類得到安全，得到保障，得到平等，得到思想，

言論，和信仰的自由，這個方法，就是「天下為公」之一大要義，在辛亥革命首義之前，革命黨中同志，上承明末一般遺老如顧亭林黃梨洲王夫之李二曲輩的民族思想，中經太平天國以武力摧毀滿清之英勇戰志，終受國父中山先生暨諸先烈的領導，排萬難，作殊死戰，以「天下為公」的這一信念，釀成革命的因子。於是中國人羣始瞭然如民族

不平等，中國將永無有翻身之日，政權不公，人民不會有安全保障與自由，至若經濟不均，雖為後來民生主義發揚的遠景，但在當時那「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時緒中，亦已早表現於革命同志的心目之中，不可遏止，要說所謂「民主」二字，在當時固不覺得怎麼，在今日看來，真是一種奇跡，我們還約略記得一些首義時的故事，當同志們密議發難之時，各人需要担

辛亥首義史蹟

已建民國

程潛致題

任一項應有的任務，如一標之中有標代表，一營之中有營代表，隊有隊代表，班有班代表，而這些代表是怎樣產生的？可以說一律採用「民主」方式，每一個單位的代表，皆經過每個單位的推選方式，公衆推選，到代表被推選出來，莫不互相謙讓，甚且有被推選的代表，怕自己的力量不夠勝任，預先約定同志共同合作的，不但沒有競爭情事發生，而且虛懷，推讓如兄如弟，此類「民主」精神，在當時同志中亦許有未覺到的，可是那種公忠大義的氣概，則是靈情顯露，這不是一種奇跡嗎？

「天下為公」一大義，既然深深貫注於革命同志的內心底裏，無絲毫假借之迹，所以臨到首義那一天，個個奮勇爭先，沒有一人畏葸退避，因之一翻驚天動地的事業，終抵於成，這無非一種明確的信念驅使之然，豈有他哉！果使「天下為公」的方法，撮其要衍為政治，便是「民主」「共和」，亦即「全民政治」，惜乎辛亥革命以後，這個民主式的鬥爭，愈演愈窮，愈演愈亂，就在這個窮與亂之中，國民黨犧牲了不少頭顱，熱血，奮力以赴，始終把握着光明的前途，不稍退步，故得有今日這個建國於危難之中的成就。

辛亥首義之前因大致如此，至其後果是怎樣呢？我們可以簡捷的說一句，革命的建國大業，正有待於積極完成。現實的中國政治，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亦即國民黨自稱的訓政

時期的政治，這種政治的形成，自非偶然，我們打開近六十年的中國史一看，便可知，近六十年的中國史，是一部國民黨與滿清政府，北洋軍閥，國際帝國主義的鬥爭史。中國人民在這一世紀內，內經滿清政治的壓迫，北洋軍閥的爭擾，外有國際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的侵略，所受的痛苦，幾非世界任何民族所可比擬，倘無國民黨領導全國人民奮鬥，滿清政府不會推翻，君主政治不會終了，軍閥紛爭局面不會結束，國際帝國主義勢力不會銷除，國家獨立自由永久不能實現，人民痛苦就永久不能解除，今日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中華民國構成了三位一體，即是辛亥首義後的一顆成果，歷史事實如此，誰也不能否認。但國民黨對國家對人民的貢獻，不僅及於掃除障礙，消弭禍患為止，他要於創立中華民國與國民政府之外，還要訓練人民行使政權，實施憲政，因為國民黨建國的程序有三：一為軍政，推翻滿清肅清軍閥等工作屬之，一為訓政，國民政府成立以後的工作屬之，一為憲政，目前正在積極推行的就是實施憲政以前的準備工作，憲政實施以後，國民黨還政於民，至此國民黨的建國大業，才告完成，如果說，辛亥首義是因，那末今日的建國大業就是果，這種因果關係，非可以假借得來的。

國民黨自近六十年來的奮鬥史實，大略昭然，而其能有此雄辯的成就，一面而為同志有明確的信念，而另一面則為總裁賢明的指示有以致之，現在建國大業急待完成，環境的障礙，所在多有，此時本黨同志應本奮鬥精神，及總裁領導，終始不懈，完成使命，我們環顧當前，刑精神為成功的泉源，無精神則無事功，這是必然的，本黨由於有一貫的革命精神，創造民國，掃除軍閥，勵新訓政，力抗外侮，方始達到今日這個治平的階段，假使建國的事業稍有差誤，皆本黨同志責任有未盡也，所謂

先烈黃克強先生革命工作之一部

黃克強先生拒滿廷軍隊於漢陽時，李俊承先生係其參謀長，最詳悉其經過情形，我是向吳鏡卿先生在北方，趙俊吳鏡卿先生被刺，我即到上海，在南海島謁見黃克強先生說，現在即要組織臨時政府，此時各省所議

一夫不獲，唯吾之責，我們要達成建國的任務，把國家措於磐石之安，還原動力，仍繫於本黨一貫的革命精神上，故弘揚革命精神為第一義。(二)保持人類正義：現在戰爭進入原子時代，一切已使人類為之震懾，和平的維護，變成了全世界一致的要求，但是人類再不能重蹈錯誤，凡爾賽的殷鑑，數千年戰爭史的悲慘，一步走錯，人類便將萬劫不復，和平，和平，人類是一致仰望祈求和平，然而過去的因索不泯滅，人類的心地不糾正，人與人的關係不改善，一切努力依然會變成徒然，這次世界戰爭，是歷史上全世界一個單元戰爭，既然正義必然戰勝了強權，那麼但願正義的國家不要再走入強權侵略的途徑，人類已再經不起戰禍了。國父曾說：「惟有正義可以克復一切」，我們為人類和平，為中國固有的文化，應積極的提倡這種正義感。(三)貫徹三民主義和憲法權威：提到憲法，國民黨六十年來革命流血所追求的理想，就是建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中國，建國的最後程序，是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再根據憲法，選舉政府，由國民政府授政於民選的政府，來完成其結束訓政還政於民的步驟，雖從民國十七年北伐告成以還，內憂外患，依然接踵而來，國民政府不得不以全力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自由，無法完成上述建國的後步驟，但其急欲結束訓政還政於民的決心，則未曾稍有動搖，現在重召開國民大會制憲憲法的時期不遠，我們必繼續以往革命精神，貫徹此一志願，使一部三民主義的憲法，有鑒無漏，不致至美，而使憲法實施時能盡發揮其功用與權威，然後不致貽白紙黑字之譏，而本黨建國大業的使命，才可告完成，以上三點，即本黨同志今後繼續努力的三大目標，無上重要。

綜上所述，辛亥首義之前因後果，彰彰在目，我們今日看到這一朵燦爛的革命之花，雖經過卅五年之久之光陰，猶依然鮮艷奪目，五色繽紛，我們要維持她長年永久，仍須要加工培養，隨時灌溉，自然會與日俱新。

一部——南京留守及討袁 何成德

局都派有代表來滬，推舉總理任大總統，黃克強先生任大元帥兼參謀總長，陸軍總長，派我先到南京佈置一切，臨時政府組織成立，任柏文蔚為第一軍軍長，姚雨平為第二軍軍長，分別開赴蚌埠鎮等處迎擊，由津浦

路南下之滿廷軍隊，因軍糧浩繁，收入不敷支出，乃自陸軍部大量印發軍用票應急，此時人民擁護革命政府，軍用票之行，與上海各銀行所發行之鈔票無異，軍隊即有餉糧有飯吃，紀律甚佳，到處受人民歡迎，士氣亦日益振奮，所有軍用票，隨時就各項收入及尋常應款維持之，兌現亦頗不感困難。不久段祺瑞知滿廷已無能為役，在京漢路電滿廷請派兵，袁世凱亦乘機挾革命軍之勢，以壓制滿廷，而冀自擴大其權力，於是滿廷乃決計遜位，派唐紹儀代表至南京求和，孫大總統不願以戰爭久苦人民，允許滿廷遜位，以袁世凱為大總統，建立中華民國，實行共和政治，重組臨時政府，和議遂告成。但是黃先生以為和議條件，不能不作為，於就南京留守後，仍整頓軍隊，充實武力，以防萬一，就成立了幾個部隊，將第八師駐在南京，第一師及第九師駐在徐州，黃先生認定這個局勢，將來必定有事件發生，好在那時候革命將領劉鈞督辦、柏文蔚又同皖任都督，東南半壁，仍在革命軍掌握，袁世凱似不敢妄生反側，未幾，各省多被袁世凱迷惑，而意志不堅之革命黨，復間有動搖者，留守府遂以取銷，此第

辛亥革命之回憶

萬耀煌

當武昌起義，我正在保定軍官學堂受入伍生訓練，新兵教育期間，管理極嚴格，外邊情形，頗不易知，但事情太大，也隱蔽不了，當時只聽說武昌新軍叛變，佔據了武昌城，接着又聽說一叛兵擁黎元洪當首領，我同張伯常（篤倫）是天天要見面，就研究我們革命的辦法，想組合入伍生隊的同學，與第六鎮配合，就在保定起義響應，伯常擔任運動校內官長，我擔任運動軍隊，八月廿五日是星期日，我一人至第六鎮司令部去謁見統制吳祿禎先生，吳派高級副官曹進見我，他是黎元洪的部下，我入陸軍小學時，他對我非常尊重，故對我甚客氣。我陳述我見統制的意見，曹允轉達，回隊之後，荊州駐防同學。向來對我與張伯常注意，現在更顯然，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我又赴六鎮司令部，出門見續培及某君守候，我進亦進，我止亦止，我即設法馳至六鎮，曹先生見面後，頗感驚厲色的說，本司令部四週均有巡防營監視，汝速離開，勿再來，我與伯常見所謀不遂，乃決心南下，行前一文復自，福建同學葉玉衡王渭臨二君，贈我七元及一銀幣五協四十九標廿與典巡防軍為主力，由漢陽出發，陰雨泥濘，至零斷口、

一次革命失敗之主因也。留守府取銷後，黃先生回湖南，袁世凱再三請求黃先生到北平一商，黃先生亦欲一觀察北方情形，允其所請到北平住十餘日即返滬，到民國二年春，宋教仁先生在上海被刺，我適在北平，即由北平跑到上海，黃先生囑我速到南京，運動軍隊，袁世凱曾叛民國無疑。我到南京佈置略有頭緒，回上海復命，此時韓皖粵湘，均有代表來滬，商量辦法，孫總理及黃先生決定宣佈獨立，出兵討袁，囑我再到南京轉知各將領，均一致同意，於是黃先生親臨南京組織討袁軍總司令部，籌劃一切，派章梓為參謀長，章梓堅不就，乃派我為總參謀參謀長。南京討袁通電發出後，韓皖粵川等省紛紛響應，經一二月之戰爭，因軍實欠缺，第二次革命又不免于失敗。後來黃先生赴美，李筱荃先生亦同往，留我同耿雨田先生等在上海暗與各軍聯繫，至袁世凱稱帝時，雲南軍隊就起義了，各省亦同時響應，黃先生自美國回到滬，袁世凱已死，黎宋卿先生繼任大總統，黃先生以身體不適即在上海養病，後因腦沖血逝世，臨危時說國家必更有重大變化，不久袁世凱果然解散國會，勾結張勳作亂逼袁大總統，黃先生去世，年僅四十有四，惜其世太早，真令人為之痛惜。

乃請假二小時離校，即由保定至天津，沿途兵車南下，均來自漢州，蓋武昌起義之日，即漢州大掠之時，到津之次晚，伯常亦來，乘輪赴滬，途過烟台，聞上海獨立，及抵上海，滿市自旗飄揚，喜極流淚，神情飛越，精神之舒暢可知也，我們初到上海，一切不熟，平日最喜看民立報，故同至民立報館，訪問漁父血兒英士，蓋祇知其名，並不知為何人也，至是始知英士即陳其美先生，是晨已被舉為滬軍都督，我們即入城謁謁，（都督府在城內為清海防廳）陳先生命予為督署秘書長，（名稱記不清），伯常任衛隊司令，（名稱亦記不清）我的督署處設於巡警教練所內，滬上部隊，均歸予負責編練，我熱心有餘，絕無經驗，數日後日本士官同學葛遠岸（仁發）等歸來，相約回鄂，陳先生即派我與黎都督連絡，滬軍都督公文與鄂軍都督連絡，此為首次，我至武昌，黎公任我們為都督府參謀，次日至漢陽，隨戰時總司令黃克強先生出發，攻肇漢口，攻肇部隊以王隆中之十

天已昏黑，浮橋不平，夜間不易行動，時工兵司令某君賃民房一棟，照耀渡口，部隊渡河後，秩序大亂，行動均難建制，道又泥滑，天又昏黑，衣襟腹空，軍紀蕩然，沿河村落，均為士兵焚火烤衣，直至羅家壩，均是如此，克強先生與參謀總長李曉垣先生和二日本人，在一小室內煤油燈下，按圖討論，決定退却，僅我在側，立即馳出，遇某君，即告知此事，我認爲革命軍未見敵即退，沮喪士氣，莫此爲甚，主張立刻就地整理，配備防禦，某君謂我搭橋已不容易，時已天明，遂振臂一呼，隨行數百人，往攻漢口羅家壩，沿河而下，王隆中集中部隊續進，敵炮火猛烈，炮彈落於羅家壩附近，當時北軍主力爲王占元第二師，編制裝備訓練均較優越，革命軍但憑一股勇氣，經過昨日行軍疲勞，加以建制不整，不能久支，立即退却，秩序更亂，幸敵未追擊，全部遠遁漢陽，守備沿漢水，上自琴斷口，下至集稼嘴陣地。

戰時總司令部在漢陽歸元寺，沿漢水陣地，與敵隔河對峙，互相射擊，晝夜不停，敵炮每日拂曉，必向武昌閱馬場都督府射擊，大東門左旗恰爲彈策，我常奉命查火線，田梓琴先生也雅好戰地槍聲，常與我沿龜山黑山至扁担山一帶查視，有時且在火線上，小坐一二小時，士兵防守精神，異常振奮。

敵攻漢陽三眼橋，失陷後，我奉克強先生致李協和先生手函，請贛軍援鄂，我約晏勳甫（成猷）同行，到石灰壩，即同贛軍返到陽邏，海軍司令湯壽潛先生，囑我轉知贛軍勿上駛，即停止陽邏，掩蔽我軍右翼，蓋漢陽已失也，我仍回武昌，漢陽既失，武昌恐慌，人民逃避，自青山至武昌三十里，擁塞難行，進武昌者，僅我和勳甫二人，途中遇從兄某，始請其轉稟父母，告知我已到武昌，因我回鄂多日，向無一家報寄回，時克強先生已赴滬，蔣翊武先生任戰時總司令，駐洪山寶通寺，正式布置武昌防務，上自金口，下至青山，沿江守戍，與陽邏贛軍連絡，萬店嘉魚均有支隊守據點，都督府因敵砲火猛烈，遂移至卓刀泉，是日午后，孫發緒偕英領事到戰時總司令部，謂與北軍約定停戰三天，以便和平談判，必須蓋中央大都督印，始能生效，蓋都督已經各省公推爲中央大都督也，時黎都督已離卓刀泉，往駐葛店，我自請往追，謂都督同省垣，萬不可他適，當晚

追至王家店東六里，見都督，請立即回省，一再懇說，乃決定今晚停止王家店之真武觀，我承手令今夜將武昌電報全部裝成，因武昌電報局已撤移葛店，夜半馳回，蓋印交換和約，明日正式停戰，次晨復請都督回駐卓刀泉，當時在真武觀者，有高尙志秋丹杜錫鈞等。

武昌停戰以後，大局形勢已定，和議既成，革命之事，告一段落，高尙志組織近衛軍，秋丹任總統，約我任教練官，經時未久，保定軍校召集學生回校，我即赴保就學。

初我山保定到天津，沿途無阻，所著軍校制服，到津亦無人盤問，將此情形用明信片寄與袁餘芹謝冰如（效許）諸同學，後均相率離保南下，趕至武昌者，則不甚多，時一部同學尚在陸軍中學，起義之日，蔣隊八城，年事既輕，精神飽滿，志行純潔，一往無前，無論前方後方，上至都督，下迄士兵，自始至終，愛護倍至，一大部份則訓練學生軍，此知識青年從事革命投身從軍之第一次，和議完成以後，學生軍一部學軍事，一部復學或出國，革命之後，武昌形勢常感不安，當時對學生軍實成爲革命的精華堡壘，此種精神，每爲當時人士所忽略，我則極爲重視。

武昌起義之歷史評價，總理總裁均有評定，起義事實，已有許多詳確記載，首義元勳大都健在，必有很多更珍貴的資料發表，予在起義之前，也曾參加秘密運動，起義之際，不過一名小卒，於革命之成敗，無足輕重，我從不顯提及，許多辛亥革命同志，要我發表我的革命經過，我想革命的成功，固然要有許多偉大人物領導，也要有不計功名，不計利害，極純潔的，極熱烈的，許許多多的無名的革命青年，無論前線後方，不辭勞苦，無計晝夜，只要於革命有利，慨然去幹，犧牲不惜，萬死不辭，有機會就成爲溫生才徐錫齡或黃花崗之烈士，無機會就是一名無名小卒，他有他的抱負有他的熱情，他並不顧人家知道他會參加革命之某一役，事完之後，依然去上學讀書，平時人家談起辛亥革命，也不過一笑而已，這都是當時一般的革命青年的心情，現在散在各大學的五十以上許多教授們，在各界服務的許多正人君子，多少是當時的革命青年，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成功之速，千古所無，其原因似在此，實之辛亥同志以爲何如。

保持革命的眞精神

方覺慧

——爲三十五年國慶紀念而作——

今天是三十五年度的國慶紀念日，也是勝利後第二次國慶紀念日，在三十四年度以前的每個雙十節中，全國都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軍閥亂戰之中，人們充滿了悲慘的心理。在勝利後第一次雙十節紀念中，日寇投降，世界和平，普天同慶，萬衆騰歡，人們所見到的所追求的是光明的前途，在勝利後第二次雙十節紀念的今天，國際不免多少齟齬，國內半壁，滿佈烽火，陰影侵蝕了光明，變亂迎接了勝利，雖然這是破曉時一刹那的黑暗，但是這種黑暗的掃除，還有待於我們的努力，尤其是要以辛亥革命諸先烈爲楷模來鞭策我們。

辛亥革命，是民國紀元前革命的結晶，革命的洪流奔騰，到這時才得一個浩瀚的總匯，辛亥革命，是民國紀元後革命的種子，一切革命的鮮花與美果，都由這個萌芽滋長而成。但這個總匯與種子，不是容易得來的，是經過總理許多艱苦奮鬥，革命諸先烈流多少鮮血灌溉而成的，今天紀念雙十節，在熱烈的慶祝中，引起了我深切的回憶。當時滿清有三百年的鞏固基礎，專制淫威達於極點，革命黨人，多數爲文弱書生，鞭爆式的炸彈，圍獵式的槍炮，是唯一武器，然而革命黨人以大無畏的精神，不斷

辛亥起義時之各省態度

節錄高勞所著辛亥史

在武昌自義少未發動之前，同志之奔走運動於長江流域一帶者，僉謂各處軍隊之秘密結合，俱有相當把握，特彼此觀望，無一敢於倡首耳，若武昌能首先倡導，各省必立即響應，然而考諸事實，各省之首先響應者，惟湖南與陝西，距武昌起義時，自八月十九以至九月一日，尚有十一日之久，此十一日之間，清廷之南下大軍，壓迫武漢，設武漢革命軍不能拚命支持，則各省獨立，幾不易實現。

的宣傳鼓吹，不斷的犧牲流血，卒之精神勝於物質，心理作戰勝於疆場作戰，滿清因此打倒，共和於以告成，所以時至今日，閃爍于我眼前的，是成功，是勝利，是歡欣鼓舞；然而縈回於內心的，是汗迹，是血痕，是幽囚亡命，是斷頭穿胸；在三十五年後的今天，凡是躬親其役的同志，諒必都有這種親切的敏感，悲壯的回憶。

我認爲辛亥革命的特色，是「不畏難，不苟安，不惜奮鬥犧牲」，辛亥革命的眞精神，我們要隨時隨地的守持着，有了辛亥革命而滿清打倒，共和告成，我們不認爲革命的完全成功，同樣有了這次抗戰，而日寇打倒，勝利獲得，我們也不認爲是革命的完全成功，辛亥革命以後有帝國主義軍閥，抗戰勝利以後，有叛亂份子，即或判亂削平了，以後也難免第二第三搗亂份子出現，所以革命的成功，不是眼前的而是遙遠的。我們唯有永遠保持着辛亥革命的眞精神，不斷的奮鬥着來戰勝一切，成功終久是屬於我們的。同志們！踏着辛亥革命諸先烈的血跡，在唯一領袖蔣總裁領導之下，努力奮鬥罷。

(一) 湖南 湖南長沙城內，原有新軍六百人，巡撫余誠格，聞武昌首義，都是新軍，故認定新軍爲不可靠，乃令其駐紮城外，九月初一日，新軍攜炮入城，遂圍撫署，巡防營統領黃思浩，因帶隊彈壓，爲其部兵所殺，撫逃，勸業道王孚因抵抗亦被殺，登時舉焦達峯爲都督，譚延闓爲民政長，而湘省革命之局相定。

(二) 陝西 陝省新軍，本多陝甘人，及恩壽赴陝，調皖人王毓江充

協統。於是乎新軍多皖人，從前隨熊成基自皖逃出之軍士，悉入其伍，故革命思想，極爲濃厚，九月初一日，炮隊三營，工程隊二營，馬步隊二營，均起事，佔領省城，不久即佔據漢口，而陝省亦完成其革命基礎焉。

(三)安徽 安徽自武昌事起，新舊軍概發子彈，至九月初，復將子彈收回，初九日，新軍均攜械服，至城中各典，每件謂須質三元，店主難之，因請官廳制止，朱家寶時爲巡撫，諭各典應其所請，并撥官款助之，始得無事，初十夜，六十二標攻城，朱又令每人發餉六元，並諭以即日獨立不必暴動，朱遂於十八日宣告獨立。

(四)江蘇 江蘇之上海，爲通商大埠，且有製造局，固軍事上所必爭之地也，九月十三日，南北巡警局左近火起，各巡士皆臂纏白布，與革命軍合，俄而城上高懸白旗，夜間道署被焚，進攻製造局，該局有備，至翌晨始得手，於是公舉陳其美爲滬軍都督，李平書爲民政廳長，是夜即有革命軍五十餘人，由滬赴蘇，先至新軍標營，宣告一切，蘇州紳商，早經舉代表謁程德全，請其宣布獨立，十五日，新軍各隊進城，推爲都督，程允之，藩司左孝同巡道吳聲邦均逃，於是江蘇宣告獨立。

(五)江西 武昌起義，風氣近迫於九江，九月初二夜，五十五標一二營管帶，與炮台守將，徐世法聯合舉事，先由教練官黃子卿商於總統馬毓寶，馬亦贊成，是夜十時金鷄坡炮台首先發放號，城內新軍，舉火爲內應，先奔道署，薄道保恆逃，即舉馬毓寶爲駐潯統領，即日佔領湖口馬當各炮台，未幾省城南昌紳商學各界，開會議宣布獨立，問馮撫汝駭，是否贊成，馮意秣稜兩可，衆遂聯合軍界起事，焚燒萬壽宮八旗會館及撫署，勒令馮交印，馮云：已送北京，無印可交，十二日，公舉吳介璋爲都督，宣佈獨立。

(六)山西 山西新軍兩營，內多革命同志，因無子彈，故未動作，適陝西警報至，巡撫陸鍾琦擬派新軍任陝邊防堵，於初七日，發給餉彈，初八日，軍隊蜂擁入城，直至撫署，陸被殺，乃擁戴藩司王慶平爲都督，不久閻錫山起而代之。

(七)雲南 雲南總督李經羲，知軍隊之將變也，特先發制人之計，

命可疑的軍隊，於某日黎明早操，忽發令將槍械收回，軍人大震，九月初十晨，總統蔡錫率所都往奪槍砲廠，縱攻督署，李逃，蔡遂被舉爲都督。

(八)浙江 浙江獨立，都督早定，惟未發表，九月十三夜，諮議局副議長譚恩增請拆卸滿城營房，編入漢籍，宣告獨立，增不允，是夜二時，有匪來敢死隊，聯合浙軍八十一二兩標新軍，直攻撫署，焚之遂佔領軍裝局，防營降，臨時都督宣訓，出示安民，十五改諮議局爲軍政府，舉湯壽潛爲都督。

(九)廣西 廣西於九月十六日，諮議局議決獨立，由議長面謁巡撫沈秉坤，請爲宣佈，沈未允，是夜晚，由藩司王芝祥所部之新舊各軍，發出獨立旗幟多面，徧擲於商店及民家，十七日，均懸掛于門，其文曰：「大漢廣西全省國民軍，恭請沈都督宣布廣西獨立，廣西國民軍萬歲」。沈至此，知木已成舟，遂宣布獨立。

(十)福建 福州未發頭時，諮議局副議長劉崇佑，自滬歸，與閩督松壽商和平獨立辦法，松拒之，十九日，革命軍舉事，將軍衙被焚，火藥庫爲革命軍佔領，松督仰藥出署，死於某書師家，常備軍統制孫道仁。被舉爲都督，劉崇佑爲民政部副部長。

(十一)山東 山東於九月十五日，在諮議局開會議，宣告獨立辦法，二十一日，又決議實行，舉孫寶琦爲臨時都督，但孫并不贊成，而第五鎮新軍，又秣稜兩可，獨立後，孫仍電奏清廷，有臣受國恩匪當死等語，旋又聞袁世凱到京，組織內閣，第五鎮將校，多爲袁之舊部，乃起而反抗獨立，孫愈懼，即取消獨立，於是革命黨經營北省之勢力，爲之一挫，清軍因得致其兵力於督署之間。

(十二)四川 四川舉義，以成慶爲最早，十月初一日，重慶城內，有中華民國軍政府勸軍總司令盧告示，並派代表與各團體紳商接洽，約次日四時入城，紳商亦有衝突，乃向重慶府及巴縣說以利害，請速定計，皆允贊同，初二日全城懸白旗，公舉張培爵爲都督，其時省城成都府紳商，亦提議獨立，於七日宣布，吳鼎昌爲都督，朱慶瀾爲副都督。

(十三)廣東 廣東省城各團體，於九月初四日，在文瀾書院會議，

已主張獨立。總辦張鳴岐，亦經認可。然是日舉動者，為清鄉總辦江孔殷，香港黨人，不信任之，故初八日，復有愛育軒堂之集議，是日即有人持白旗，大督廣東民團獨立字樣，張鳴岐聞之，急派人除去之，并出示禁止，粵垣人心，異常憤慨，至七日，復在諮議局集議，謀獨立，舉張鳴岐為都督，黃濟光副之，張於是晚潛逃，各國使館在諮議局會議，舉胡漢民為都督，蔣尊簋為政治部長。

十九之夕

敘述本文前，有必需闡明者：是晚首義各標營，惟工程營臨時有唯一指揮之人，隊伍配置較為緊密，吳兆麟熊秉坤，尤有特殊功，誠為公認事實。惟各標營出動先後不同，各有特殊情事，不可混為一談。最當使後人明者，是晚進攻，是否止于工程一營，為其初到楚望台集合之三百餘人；此外參加者，僅二十九標蔡濟民一標，亦未任圍攻督署之役。而城內各標營是否皆受工程營策動，其出動與否，亦以到楚望台與否為憑。從另一方面言之，當時分攻督署者，馬雲卿傷于王府口；馬開雲傷于津水閣；閻韻陽傷于東轅門；胡春陽傷于督署大門前，王世凱死于鐘鼓樓前，紀鴻鈞死于門房外。雲卿廿九標；開雲三十標；閻胡王四十一標；紀未詳，皆有當時起義人記載可憑。此外死傷佚其姓名者，不知凡幾，如胡石庵稱甘威于十九後不見其人，知其名而不知死之所在，竟無稱道之者亦不少，是當時在城內各標營，確已會師進攻矣。吾人當知十九晚間發難，關係變遷殊發；然各標營士兵，多經共進會文學社兩團體密謀組織，歷時有年，其發難計畫，已在十

上越各省之情況言之，均為是年宣布獨立之最早者，無論其響應時期，距武漢起義時期，不相銜接，即其獨立之實際情況而論，均屬換湯不換藥政策，由諮議局提倡之。由原任軍政長官贊成之，雖然得力於革命黨的聯絡與宣傳，並非由革命軍力造成的局面，其實力不在革命黨人之手，至為顯明，由此觀之，更足顯示武昌之首義一舉實以獨力挽回山河，其能就近援助而有利於陽夏戰局者，惟有湖南，江西兩省而已。

李廉方

八日機關未破獲前決定，非專係于是日代表分途商酌也。而十八日阻滯未達之總指揮命令分別指定任務，是日亦為各代表所周知。又其晚分路進攻，防線甚長，後路駐守巷道，因任務未得移動，對於前線情事，較常人所知倍難或更少，以故督署如何攻取，不其知悉；但聞炮聲隆隆，火光熊熊，聽取督署攻下消息而已。又各標營代表，文學社與共進會非同為一人，言者稱述不同，非有差異也。為晰辨各別事實起見，因摘取以下記載，俾于事實輪廓，先有一主要觀念，或可減免各就所知與所聞見臆斷一切事實，任情抹煞也。

一，八月二十一日清廷上諭文曰：瑞澂電奏十八夜革匪創亂的拿獲革匪，正在提訊核辦，革匪餘黨勾結工程輜重營（此指混成協輜重營言）混成協有輜重一營官兵炮其各一隊均駐武勝門外數里之塘角民間每通稱輜重營）突於十九夜八鐘響應，工程營則猛撲楚望台，輜重營則就營縱火，斬關而入，瑞澂督同張彪鐵忠王履康分派軍警，隨時佈置，並親率警察隊抵禦，無如匪分數路來攻，其黨極衆，其勢極猛，瑞澂退登楚豫兵輪，移往漢口……（原文未增減竄改一字）此係敵人當晚報告，當係全事實。所言既稱工程輜重同時出動，則輜重營即先于工程營，決不稍後（都督府最初設秘書五人，不設秘書長作者最初為首席秘書有一次黎元洪親向作者先接輜重營管帶張正基電話以兵變機關工程營兵變）塘角距武勝門尚有數里，是八時入城，其發難當在前一時許。又曰分數路來攻，其黨極衆，則當時革命軍之人數，較敵人軍警，即不與其數相當，至少限度亦當有其數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不然，瑞澂必不以為衆。雖猛不衆，彼退登兵輪，亦不至移往漢口也。如三月廣州之役，革命黨百餘人即攻破督署，則由清吏猝不及防。所以督署雖攻破，終至失敗，何者，衆寡太殊也。武昌則敵于先一日破獲機關，業已調集軍隊在城內各處設防，與警察隊互相策應。如革命軍他標營皆不出動，僅有工程營舉義，即附近右旗部翔宸所率旗兵與憲兵營憲兵，其數已超過工程營數，可以抵抗，進而爭奪楚望台，尙何能進攻督署耶。

二，湖北革命軍見記者胡石庵，所記不寓

並有警察分防山前後兩巷；如此廣大防地，決非少數隊伍，得以掩護。都營于二十日尙敢進擾諸驛局，而於晚間未一出而滋擾者，則以四十一標出動，自大東門至開馬廠，爲其警戒線；而後又因塘角工棚砲各隊入城，東至小東門，南至蛇山，分隊清掃；皆聲威震赫，迫之不敢稍動。不然，蛇山砲隊，僅以數十名步兵掩護，安得穩固陣地哉。

至於各標營出動之任務，惟有十八口砲未到達之總指揮命令，並無集合楚王台之決議。吳兆麟爲臨時指揮，係工程營推戴，亦無約束各標營之職責。其出動各部，有往楚王台者，大抵往取械彈，如測繪學堂是也。蔡濟民張鵬程早出，皆先到楚王台，其他間亦有之。不肖彭彰個人，稱其進占楚王台者，則爲誇張之辭，非事實也。雖各標營士兵，業經收繳子彈，但所謂收繳者，係繳存本標營之軍械庫；及事起，自可入庫取彈，苟非不足，可以逕自履行任務，到台與否，無必要也。

又如事後追論，多有謂十九事變，由于瑞澂鐵忠等以滿仇漢心理，舉措過當，使其態度緩和，僅治首逆，餘皆不究，當可無形消弭。至于事變已起，張彭始在在保安門城上懸示自責，則已晚矣。並謂十九夕革命軍攻下督署，由吳擁砲隊發砲轟燬以及縱火延燒而然，非戰之力。不曰僥倖，則曰天助。局外人不明底細，可以妄言妄聽，但局中人亦有如是云云，不可不辨。武昌八月首義，經各革命團體多年組織，始達到成熟期限，即無十八日被獲機關之事，于勢必舉。蓋民

族解放之使命，必至消室傾覆而後已，決不因清廷與當地官府之如何安慰，可以遏止也。至于砲轟止可助毀敵人陣地，火燒則視必要時機足以阻退敵人，有利我軍而後生効。敵人擁衆倍于革命軍，使非革命軍擊潰其衆已多，即使督署被毀，猶可轉移陣地相持，何至退出武昌，且將殘餘隊伍退至漢口郊外劉家廟行北下援師耶。故其電奏其黨極衆，其勢極猛者，蓋指實也。抑當時武昌方面軍隊可以革命者，雖不及敵人軍警之多，而實力已有二三千人。雖開始出動，不無若干觀望之人；然敵軍中亦必有思及我是漢人幫滿人打漢人之行動，而心不自安者矣。惟以扼于環境，不得退避。而謂其爲敵効死，如革命軍之有敵無我奮勇前驅，必不然也。至總指揮部多時籌備，遲遲慎重，未及早發者，則以六七月新軍外調太多留駐武漢者抵抗清軍南下，力有不足；非對攻佔武漢竟無把握也。以故起事進攻，僅接戰數小時而據有督署，並無重大犧牲，豈真僥倖哉，豈專憑天助哉。

以上觀點既明，則以下本文紀述與以往各種紀述及個人稱述，不無出入者，其是非虛實，當易辨矣。

劉彭楊三烈士被殺後，瑞澂電奏邀功（略云：臣不動職色一以鎮懾處之因得彈患于無形而亂于俄傾）一面提訊被擄黨人，術誣刑迫，澈究底細；一面分調軍警布防城內街巷，其在營士兵，子彈一律收繳，並禁外出。以爲布置周密，可以安枕無憂矣。其時謠言蜂起，多以搜去名冊爲口實；有云山巡防營及警察包圍，按冊拿人；有云搜

去者爲假名冊，各標營漢籍士兵皆列有名；總之可使人人自危。而革命同志，則決意即動，義無反顧；即一般漢籍士兵，亦無不同聲憤慨。昔宋謝成漁陽九百人，天雨失期，法皆斬。陳涉吳廣謀曰，今亡亦死，舉大事亦死，等死，其死國乎。辛亥八月十九之武昌軍界，殆有同一心情，或更過之。所以防範愈嚴，謀反愈急。如蔡濟民吳醒漢于是日在右旗協議分攻；鄧玉麟李作棟日暮繞道渡江至南湖，與黃華臣徐萬年等議定，聞城內鎗聲即集合出動；胡祖舜見黃元吉劉楨，商其與各營隊互通消息，一致行動；熊秉坤李澤乾由于郁之盜取外出腰牌，往右旗與蔡濟民王文錦方維謝湧泉等商洽，決定是晚各名後發難，以槍聲爲號，各依十八日命令達到任務，並通知城內外各部一致行動。王麟十九日下午六時許在南湖砲隊，即接到城內決議消息。（見鄧玉麟起義經過）以及梁興亞冒險往漢口，王憲章往漢陽，密失同志，諸如此類者頗多。因爲各營隊值日員兵，循例輪出採辦；平湖武勝各門，限時開放，俾居民取水；以故城內外得以傳遞消息，本晚點名後發動，祕密遍傳於各營，代表等竭慮準備，待時而動矣。

工程營在紫陽橋東南湖邊，與右旗二十九標及憲兵營接近，距右旗四十一標三十一標亦不遠，先是十八日楊宏勝運來子彈，僅有兩排，爲數過少，本營呂功超取其兄家子彈兩盒，分給同志，于郁文章盛懌又竊排長方定國子彈五排益之，任振洲因此爲排長曹飛鵬看管。隊官賴子清，前日知會會員也。因革命風潮高漲，會密詢熊秉坤

終以勢格無所助力、見六十談往）惟排長陶啓勝反對革命最力，是晚七時巡查，見程正瀛持鎗裝彈，金兆龍亦擦鎗，問其為何如此，兆龍曰準備不測。啓勝大怒，厲聲曰，汝輩造反耶。隨扭住兆龍，正瀛急發槍擊啓勝，兆龍躍起大呼曰，反！啓勝負傷逃，時方與在營外亦擲一炸彈，聲震，玻璃碎響（見革命真史）樓下林振邦、饒春棠、陳連魁等聞聲皆起，一時譁然。代理管帶阮洪發出而彈壓，發手鎗阻止，適啓勝過其前，復中鎗倒地，同志張盛愷亦受傷，衆遂擊洪發，洪發逃出徐少斌要擊斃之（見六十談往）右隊隊官黃坤庸挽本隊士兵留營房內，士兵不從，呂中秋擊之，坤庸死，彈貫司務長張文海，亦死（據呂中秋口述）于是熊炳坤放鎗爲號，集合整隊，總理所推重之熊秉坤一鎗，可以此當之。馬榮羅炳順等守楚望台，聞本營鎗聲，立即放鎗以應，秉坤遂守隊馳往楚王台。（革命真史）左隊司書周定原謂既已發難當速往楚望台集合衆士兵齊唱一聯響如雷已一哄而出合計不滿三百人談往則稱率同志四十餘人。

楚望台逼近中和門，軍械庫在焉，漢陽鎗炮廠所造鎗炮子彈及所購外國鎗械，皆儲藏其內，平時由工程第八營守衛。先是謠傳八月十五日起事，張彭派李克果馬祖全成炳榮劉繩武張策平等，會同總辦紀其負責監守，克果等即在四週設防禦工程，工甫竣而變起。克果見勢洶洶，不可制止，相率走避（見談往）炳榮士官畢業，爲同盟會會員，聲請參加起義（見成致和函送其兄炳榮事務實見則稱推爲軍械處總理）熊秉坤率隊

到合，與守台馬榮羅炳順等會合，遂占領台及軍械庫，（見談往）隊官吳兆麟，是晚亦守台。（實見記）左隊隊官吳兆麟二排排長鄭杰同守，居正起義經過羣衆擁隊官吳兆麟至楚望台）熊秉坤馬榮二人，本同志素所信仰之代表，臨時指揮，自無問題。惟秉坤等以兆麟在營資望頗高，軍事學識出其上，舉大事必需能者領事，始爾衆望。如此不自私不攪權之志願，本一般秘密同志同具心理，亦即武昌首義成功之表率，而工程營同志，首先實踐，洵可敬也。因是商推兆麟爲臨時指揮（談往汪長林子台西南牆下見隊官吳兆麟強要至台與秉坤晤遂被指爲臨時指揮實見記推馬祖全臨時指揮案祖全士官畢業講武堂堂長爲監守之一人或有人提及未成事實）兆麟固辭不獲，申言宜嚴守紀律服從命令，違者必以軍法從事，衆皆爲從。於是重整隊伍，集合西南凹地，講說立時措置事宜並命令之。

一、本營東有三十標西有憲兵營多爲旗人地位相逼必乘其不備制之，馬榮金兆龍各帶兵一排馬榮向憲兵營東南進，金兆龍向憲兵營西南進，即時出發撲滅之。
二、本台軍械庫爲我軍根據地必需保守，曹飛龍帶兵一排防禦北端，黃楚楠帶兵一排防禦東北端，皆向三十標猛烈射擊。
三、砲隊在城外本有預約官促其入城助戰，熊秉坤率楊金龍徐兆斌汪長林帶兵一隊，先奪取中和門以便砲隊入城。
四、附近電線一律割斷，程正瀛楊雲開孫元勝羅炳順各帶兵六名前住割斷。

五、陳有耀帶兵三名往通湘門附近偵查，唐榮斌帶兵三名往中和門附近偵查。
六、城內各營分派同志二人分途前往送信。
七、其餘爲預備隊，在本台軍械庫一端集合待命。

八、俟砲隊入城及其他合營出動後，會師進攻督署。

九、今晚口號與漢。

以上見革命真史惟第三項微有出入塘角混成協駐輜重一營，工兵砲兵各一隊，是晚七時左右（見六十談往）再據陸德澤口述是日五時渡江將往平湖門訪友，因風浪大，舟下灘至下新河傍岸天已黑又微雨，乃舍舟登岸行至其武勝門郊外住宅，坐未久，即聞塘角槍聲派傭工往探，見輜工士兵正在拖砲出營亦爲七時許，縱火爲號，居正起義經過——塘角輜重營李鳳昇李樹芬繼一安等砲隊十一營晏山青符玉龍舉火起事文學社運動紀實——砲隊代事晏山青符玉龍等與工程隊縱火燒營輜重營響應往李鳳昇李樹芬等攜洋油燈一盞往馬房燃馬草起火工程隊長張斌黃士傑等立即附和砲隊無動靜廣益義報八月三十日紀聞轉載漢口報——起事時尚未至武勝門外某家失慎營防口砲輜工信爲號火）輜重營即集合隊伍，向武勝門進，工砲兩隊繼之，破城門而入（見廣益義報轉載漢口報紀聞革命真史詳往皆謂砲隊未響應似有疑問因攻督署時鳳凰山曾發砲也）當其由塘角啓行，砲車聲轉動，輜輿有聲，鄉民驚問何事，答曰，這是我們的事，驅滿漢，老百姓不要驚慌（陸德澤口述）李鳳昇最先行，率

數十人（真史七十人餘談往約百餘人）繞城至通湘門入城而至楚望台（見革命真史談往謂湖南後再入城）蔡鵬來後亦到台。談往稱蔡鵬來被阻城內，據鎮祥張一權函送鵬來事略則稱帶砲六尊進城（余鳳齊率大部分指揮工輜隊伍，掩護砲隊，進占鳳凰山）三十年十月十日中央日報雙十節紀實，草湖門外舊凱子營三十標吳醒漢徐達明王憲章等，從城外圍攻鳳凰山砲台，當係塘角混成協輔工砲之誤，三十標駐城內無攻鳳凰山之事。二十九標與三十標同駐右旗，二十九標三營調往襄陽駐守爲一營二營，尙有三標留守兵若干人。三十標一額三營駐城內，三營士兵滿漢參合。二十九標張鵬程，率隊官吳長懷命，於是晚守通湘門（見採訪員在恩施張宅所錄鵬程起義事略）蔡濟民聞工程槍聲，即託辭巡街，率本排士兵出，（居正起義經過）張詰夫李達武譚超武等，亦聞聲出。見文學社運動紀實，濟民率隊行至營門前，見有鎗彈從營外射入，當係工程營促右旗發動者，即大呼曰，打旗人！營內各同志應聲呼打旗人，打旗人，三十標亦有應聲呼者，呼聲動天，旗兵無不人人懼伏（莫敢較。據當時起義人口述已忘其人或即濟民在退時所告）濟民遂出，逕向楚望台去；鍾仲衡盧雅卿方維謝湧泉，陳偉馮中興羅良驥蕭國賓陳復元等皆出（參照知之錄及其他記載）時族籍官長守三十標營房，聲言管帶不准外出，各不相犯。吳醒漢趨前首曰，管帶命令開要服從，但不可不舉隊防不虞，言時聲色俱厲。而四面槍聲，漸緊漸密，族籍官長快快退。馬明熙徐達明皆爲排長，吹笛站隊。遺同志闖入本

標營軍械庫取子彈，氣勢洶洶，旗兵無與爭者。（節取王嗣昌函送起義三日記原文，偏於表彰吳醒漢又有人稱擊傷旗兵士餘人，但未演成分隊對峙形勢）管帶部翔宸，固有智略者也，見力不能敵，使機件無益，遂率旗兵百餘人，開西營門竄走（參照文學社運動紀實又據成致和函述其兄炳榮事略十八日午后張彭令閉西營門獨開南營門）於是三十標馬明熙徐達明各率本排往楚望台，吳醒漢方謝湧泉亦率一部去。二十九標杜武庫高尙志楊選青夏一鳴媽金鋪及留守胡效篤等各率一部往楚望台，（六十談往）馬雲卿亦率一部與張鵬程會合（見居正起義經過文學社運動紀實）標統張景良楊開甲皆走避，革命實見記稱楊開甲被脅反正管帶何錫蕃對士兵出動未有限撓，但是晚亦未加入戰鬥耳。（居正起義經過——督署下後杜武庫高尙志夏一鳴李濟臣張達發徐友藩李達挾何錫蕃反正案以上各人皆於督署未下前至楚望台會師杜武庫楊選青夏一鳴且加入敢死隊見談往至革命實見稱是晚二十九標（除蔡濟民一排除外）三十標皆未響應又云何錫蕃將士兵帶至賓陽門內一菜園內既不應戰又不敢與革命軍爲敵廿日，始由目兵送至楚望台聽候輯制案官長如姚金鋪胡效篤杜武庫蔡濟民楊選青以及張鵬程馬雲卿高尙志等是晚參加他書已有記載革命逸史工程營攻督署卅一標吳醒漢繼之胡效篤蔡濟民復率廿九標會攻）四十一標與三十一標同駐左旗，卅一標已開四川，四十一標有三營之前右後三隊，以及一二營留守若干，又有本標與四十二標之講武堂受訓士兵近百人寄宿於此（參照王續承紀錄及口述）當塘

角火起，其管帶張正基電話報告，元洪即命謝國超，嚴防本營士兵行動，適見有人從外來遞信，元洪手刃之（革命真史作周榮發知之錄作周榮棠）又士兵鄒玉溪聞變，欲奪門出，亦爲元洪所手刃（知之錄皆有傳述往稱手刃王姓兩人）及聞工糧營占楚望台，黎復下令謂革命軍來，不開鎗，以好言相勸。後黎聞南滿砲隊變，又下令謂革命軍來，即避入營房。自此元洪亦離去辦公室（革命真史黎元洪聞蛇山砲聲潛逃）於是國龍胡培才李文燦鄒棟王世哲顧鴻梁棟柳淮凡李必勝鄭繼周等齊集操場。闕大呼站隊，右隊隊官胡廷佐應聲出吹笛集合，管帶謝國超走避，二營留守廖湘芸姚鈞與隊官李銘鼎同出集合，於是國龍廖湘芸姚鈞胡廷佐李銘鼎率隊，由長街協攻督署（見文學社運動紀實開闢闕口述）楊震亞胡春陽亦同去，（革命實見記冒險率隊進攻者楊震亞與兆麟蔡濟民並列，胡春陽則於攻督署時受傷）六十談往及革命真史所記，似有疑問（談往四十一標留守部隊受砲隊轟擊由國龍兵少武李宗義等率領出營參戰革命真史四十一標天明響應又云黎元洪走胡廷佐集合士兵帶至楚望台吳兆麟命其搜索各街道旗人）三十一標留守隊，因被排長何少雄多方阻難，僅江光國趙士諤等少數人出而參加；其餘於次日由排長胡廷賢率領改編。（見談往並參考文學社運動紀實，但革命真史稱黎元洪見三十一標已變甚焦慮（革命實見記則稱未及時而三十一標衛兵某已於體操台上舉火爲號）測繪學堂在通湘門內，距楚望台最近，有學生八十名，當自習時，工程營槍聲爆炸聲並起，繼以羣衆歡呼聲，學生

願辭職。李烈東急起抗擊，曰：今晚革命黨起事，推倒滿清，我即革命黨之一，願從者同赴楚王台領取械彈，衆曰：諾。遂同往操場排隊，適方與自工程營攜軍刀二柄來，以一柄授烈東，曰：學堂有滿人者，請以此斬之。烈東曰：僅一松俊耳，不必殺，方以爲然，遂與烈東及朱之璋同計。烈東自生馳赴楚王台，革命黨見記——向許謨甘續照李烈東朱錦鴻國貞汪震亞李華模朱作藩方繼德王仲烈等率全班學生至楚王台，革命黨見記——李烈東甘續照率全體學生往楚王台，談往——陸軍測繪學堂李烈東方與向許謨王經武等率百餘人甘續照朱之璋李華模李南星范義俠閔變卿胡聯香朱珍珊等已先至楚王台取槍械回校亦來會合，南關砲隊等八標是日下午，接城內同志起事預約，鄧玉麟李作棟在營守候，已有準備，其晚八時城內工程營發動，二十九，三十兩標相繼而起，有若干部分，集合楚王台，公推馬明熙率隊，出中和門，往南湖迎砲隊入城，（革命黨見記——馬明熙蔡漢卿陳瑞蘭等出中和門迎砲隊，案察時在砲隊不在城內，居正起義經過——吳陞漢胡効爲到台扶馬明熙鍾仲衡盧雅卿等出迎南湖砲隊，明熙請砲隊入城助戰，孟華臣乃指揮砲隊入城談往——革命黨見記——熊秉坤徐兆麟汪長林等率隊出中和門促砲隊入城，鄧玉麟起義經過——八時聞知城內發動即放鎗集合砲隊，率領進城，採訪員張鳳程起義事略，隨程率有百餘人入中和門出迎砲隊談往——金兆龍率一支率出中和門迎砲隊又加廣濟李率隊往促之）復推金兆龍馬榮泰隊在中和門內外沿途掩護。而砲隊同志，自開城內鎗聲，

又見塘角火光，相率而起，蔡漢卿乃赤膊呼嘯，其隊有柳柏順出而阻止，漢卿飛腿蹴之，其他有佐皆退縮莫敢言，漢卿立與同志多人據標本部，繼開子彈庫，拖炮實彈威脅各營隊，集合者三百餘人，（見談往）遂偕陳國楨孟華臣徐萬年李慕鵬黃鵬白范鴻江王鶴年陸天寅劉天元謝荻南閔少斌鄧國勳丁敬敏金明山史定邦（人名分見談往，文學社運動紀實）率砲十二尊，向中和門進，耿伯劍有句附漢卿云，俯視蛇山第一功鄧玉麟李作棟亦易戎裝同行（見談往）過長虹橋後，三十二標隊官楚英率標統命，率隊追擊，馬榮金兆龍即往擊之，楚英躍而退。談往楚英率兵兩隊守長虹橋金兆龍擊潰之革命黨見記——楚英帶兵一隊追擊砲隊至武泰閣不敢前進馬榮兵率擊潰，馬榮第八營距砲隊不遠，砲隊出動，向馬榮發砲威脅，促其退動。（見談往）馬榮雲徐國鈞黃冠霖，即起而率隊梭巡各城門（見文學社運動紀實）又居正起義經過——孟華臣發漢卿等向馬榮隊逼馬榮雲徐國鈞黃冠霖等內應革命黨見記——砲隊八標入城馬榮八標亦隨至但談往——馬榮統隊喻化龍率所部走李家橋又革命黨見記——馬榮八標不響應又云未響應之三十二標統帶孫國安馬榮統帶化龍將隊帶至李家橋至二十日夜宣言各人自便始於次日天明響應）三十二標長官督制較甚，及砲隊馬榮相率出動，楚英又退回，其氣餒稍解，經單道康孫長福等多方運動，始得集合隊伍，入城參戰，當入城時，保安門城上敵人防線方撤退也。（居正起義經過，三十二標單道康孫長福率隊來助，大破督署衛兵。文學社運動紀實略同，但談往——

砲隊金明山前往通報，砲隊已出動，統帶孫國安不顧，率隊走五里牌，混成協馬隊亦隨之去，革命黨見記——三十二標未響應，餘見馬隊下，）各標營發動情事，具如上述，茲述進攻概狀：敵軍布防，有騎軍一營，臨時調入城內；巡防若干營，原駐督署一營，十八日又調三營；教練隊一營；消防隊一隊；機關槍一隊；憲兵一營；以及鎮司令部，督署衛隊各若干人；又有陸軍警察及警察若干人；合計當在五千人左右，皆由官長領率，都翔震所率三十標臨時援之兵不與焉。革命軍在城內者不及半數，變起時，管帶以上皆未主動，即隊官排長亦多數未經參加，出動時間更先後不一。方工程營據有楚望台後，城內各標營到台集合者無多，吳兆麟與最先到台之蔡濟民馬明熙李烈東正在籌議，餘衆集于台之周圍未動。守通湘門之張鵬程亦到，抗聲言曰：長守楚望台，不速攻督署，天明，敵軍集，我輩無唯類矣，衆聽其言，並主張先促南湖砲隊入城助戰，公推馬明熙率隊前往，時馬榮金兆龍撲憲兵營之任務已畢，並推馬榮金兆龍率隊往中和門掩護，未幾塘角驛工砲入城，占領鳳凰山，搜索山後各處，李鵬昇並率數十人到台，旋南湖砲隊亦到。于是派李鵬昇率驛工一隊，方與率測繪學生，分守楚望台軍械庫，及通湘門。（革命黨見記——方與任正亮率測繪生防禦中和門及通湘門混成協驛工隊爲預備，由李鵬昇指揮，居正起義經過——烈東領測繪生防守楚望台及賓陽門諸要隘），砲隊分置于楚望台與蛇山二處進而決進攻，分爲三路：第一路由紫陽橋向王府口搜索前進，第